

烟火人生乐吟唱

——退休矿工周庆云的诗意人生

□赖加福/文 熊真/图

老有所乐

近日,在章贡区赞贤路的一间小屋内,一群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品读赣州作家周庆云6月刚出版的第十本个人诗集《山水人文,心灵归宿》中的精彩诗篇,和着蝉鸣,韵味深长。

现年68岁的周庆云,是一名退休矿工,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多年来已在百余家报刊媒体发表诗文1500余篇,许多篇目被广泛转载、传播。

诗情所在

周庆云的童年时光是在祖籍山东滕州官桥镇度过的。2岁时他过继给了四叔,5岁养母病逝,后来就在家放羊。

直到13岁那年,在江西德兴铜矿工作的生父,得知周庆云一直未入学,便将他从山东接到江西,插班读小学五年级。他聪明刻苦,学习成绩很快赶上并超过了其他同学。课余时间,周庆云要帮家里烧饭、洗碗、浇菜,寒暑假还会去做小工,赚钱交学费。无论多忙,他都会挤出时间,到同学家借书看。

家乡的经历,一直镌刻在周庆云的心里,他总会“想起童年的故乡,想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日子”。故乡的小院、大槐树、核桃树、菜地、羊圈,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有故土的亲人们,在漫无边际的时空里,化作缕缕浓郁的乡愁,被周庆云诉诸笔端,成就了一首首饱含思乡情怀的诗句。

周庆云退休后,跟随儿子来到赣州定居,爱上了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江南宋城。他写下了《八境台情思》《古城墙随想》《走在老街的时光》《我在江南宋城等你》《千年浮桥》等一系列诗作,寄托了对赣州的深厚感情。感情充沛的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一种赤子对于故土的热忱与深情去感受去歌颂。

生命之光

“诗是生命的一束光,不仅照亮



周庆云在给书迷签名。

自己,也照亮别人。”借着诗歌的翅膀,周庆云摆脱了早年苦难生活的阴影,一步步踏上人生的阳光大道。

1976年,高中毕业的周庆云,成为一名下放知青。由于爱好写写画画,次年夏天,他被借调到公社,与他人合写了一部话剧《红旗插到新营镇》,在县里的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从此,周庆云爱上了文学。不久,公社知青办把周庆云调到中学任民办教师,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校长就让他住在阅览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出书。

生存是第一要务。为了生计,周庆云考取技校,毕业后到江西铜业集团瑞昌武山铜矿做了一名调试电工,但他的文学梦从未消逝。

在矿山,周庆云总是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电工帆布包,里面装着的不仅仅是万用表、电工刀等工具,还有他爱看的书。工作间隙,他时常一个人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书。有机会进城,他总要去逛书店。有时

手头紧,他宁愿吃得差,穿得差,也要把喜欢的书买回来。

参加工作后不久,周庆云便开始给报刊投稿,很长一段时间,收到的是一封封退稿信。有人说起风凉话:“一个矿工,还想成为作家,真是白日做梦。”周庆云毫不在意,他翻开诗集,那一首首带着温度的诗歌,化作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他重拾信心与勇气一路前行。认识到自己文化底子薄弱,他参加了自学考试,最终获得了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文凭。

后来,矿山成立了写作组,创办了内部文艺刊物,周庆云被吸收为写作组成员。虚心好学的他得到了几位前辈老师的鼓励和指导,写作水平得以提高。他投递的稿件也终于发表了,捧着印有自己文章的报刊,他喜不自胜,如饮甘泉。

2007年,50岁的周庆云出版了首部诗集《南风集》,多年出书的愿望终于实现,那一天,他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

人生如歌

周庆云兴趣广泛,听音乐、下围棋、练书法、旅游……他用诗歌记录与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退休后,因为闲暇时间多了,他对文学的激情不减反增,更加勤于写作,近几年,几乎是一年出一本诗集。每次出了新书,他都会捐赠给赣州市图书馆、社区书屋、老年大学等公共文化场所。他希望自己的诗歌像一束光,不仅照亮自己,也能照亮别人。

一位名叫海珍的青年在与周庆云的书迷们线下交流时,分享了她的体会:“前些年,我的生活一度陷入低谷,机缘巧合下,我读到了周庆云老师的那首《我想》,诗中‘生命之光偶然会消失,又会回来’触动了我,我回想起生活中曾经的美好,决心不再惆怅,重新振作起来……”

一路走来,周庆云于普通人忙碌的生活中,以梦想萌芽,用汗水浇灌,结出了一朵朵诗歌之花,将自己的人生点缀得多姿多彩。人生如诗,繁花似锦,晚风拂过,一片芬芳。

老有所感

长征史诗：血色浪漫

□李兆良

近日,章贡区东阳山社区组织党员观看大型红色舞剧《长征组歌》。

我与一群白发苍苍的退休党员一同走进了剧院。当《长征组歌》的旋律响起时,我们这些亲历过共和国沧桑巨变的老者无不双眼湿润。

台上,红军战士在“雪皑皑,野茫茫”中的艰难跋涉不再只是文字描述,而成为震撼人心的视觉画面;“横断山,路难行”的吟唱也不再是简单的歌词,而是转化为直击心灵的情感冲击。当看到演员们用肢体语言表现红军过草地时的挣扎与坚持时,我身旁的老党员们不自觉地前倾身体,

念亲恩

奶奶的驱蚊术

□马星雨

仿佛要伸手扶起那些“陷进泥潭”的战士——艺术在此刻消弭了时空的距离。

《长征组歌》成功捕捉并传达了长征精神中那个看似矛盾却又真实存在的“血色浪漫”特质。长征无疑是残酷的——饥饿、寒冷、伤病、死亡如影随形;但长征又确实是浪漫的——在极端困境中,红军战士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依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看到演员们面带笑容演绎《祝捷》时,我的思绪不禁飘向那些真实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回忆往昔时,常常不是一味诉苦,而是会讲述途中那些温暖瞬间:老乡偷偷塞来的红薯、战友让出的一口热水、夜晚篝火旁的革命歌曲。这种苦难中的温情,绝望中的希望,才是长征精神最动人的内核。

重温《长征组歌》,我们这些老党员的感受尤为复杂。当舞台上唱起《报喜》时,我注意到前排几位老人悄悄擦拭眼泪——他们或许在想,如果那些牺牲的战友能看到今日之中国,该有多好。当演出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时,年轻演员们眼中闪烁的泪光与老年观众脸上的欣慰笑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或许正是《长征组歌》在当代的最大价值——它让未曾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能够通过艺术途径理解并共情那段历史,也让亲身经历过建设岁月的老一辈得以确认自己的付出已被后人铭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而真正的纪念,是将那种“血色浪漫”的精神气质转化为继续前行的力量。看完演出,我们这些老党员在感动之余,更坚定了继续发挥余热、传承红色基因的信念。

奶奶最爱用的是最便宜的蚊香,我劝她用些高级货,她总是笑着摇头,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说,再好的灭蚊产品也不如扇子好用,蚊子繁殖快,灭是灭不干净的,用扇子赶走它们就是了。

这让我惊觉,长这么大,竟从未给奶奶扇过一次扇子。某日见奶奶在厨房做饭,热得满头大汗,我拿起扇子想帮忙,她却说年纪大了,不敢扇扇子。当时不解其意,以为老人体弱,不宜直接吹风。可奶奶与我在一起时,那扇子永远是对着我的。原来不是不敢扇,是不愿麻烦我给她扇。

奶奶会在院子里种几盆薄荷和香茅,说是蚊虫不喜这些气味;傍晚时用艾草熏一熏房间;睡前在床头挂个纱袋,里面装着晒干的陈皮和丁香。这些方法虽不能全歼蚊虫,却也不像化学药剂那般刺鼻伤身。最重要的是,这些法子都与生活融为一体,不显山不露水地起着作用,如同奶奶的爱,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

前些日子回老家,我看见奶奶的蒲扇还挂在门后。取下来细看,扇面已经泛黄,边缘的竹篾也有些松动了。我赶紧从网上下单了好几把蒲扇,奶奶知道后,嗔怪道:“这扇子用顺手了……还能用几年呢!”说着,将蒲扇拿在手上,顺手又给我扇了起来。

夏夜的蒲扇摇啊摇,摇走了蚊虫,摇来了清凉,更摇醒了那些被现代生活渐渐遗忘的温柔。原来最好的驱蚊良方,就在那把舍不得扔的旧蒲扇中,在奶奶永远先想着我的心里。

不老的爱美之心

□马俊

那天,我看到老妈正在厨房里鼓捣一瓶白醋,问她要做啥。没想到老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抖音上说,在脸上涂点白醋能祛斑,我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我忍不住笑起来:“哎呀,我的妈呀,你都快70岁的人了,还在乎脸上有斑?那是老年斑,白醋能顶事吗?抖音上就会忽悠人!”

我原本以为,人老了爱美之心就会消失,可是年近七旬的老妈爱美之心依旧。她经常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还时不时感慨一番:“我怎么一下子这么老了,看脸

上这些皱纹。哎,人老了真没法看了。”我不由暗笑,谁肯多看一眼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老妈未免也太矫情了。

我囤了不少面膜,每天晚上都会敷一次。老妈问我:“你买的这面膜多少钱?”我说:“搞特价买的,很便宜。”老妈立即来了精神:“要是不贵的话,我也用一用行吗?”我又被老妈逗乐了:“行!妈,你想用,贵也要给你用!”老妈敷上面膜,美滋滋地说:“还别说,凉丝丝的,觉得很舒服呢。”敷完面膜,老妈对着镜子说:“这面膜还真有用,

看我这脸,变白了,也变亮了,皱纹好像也少了。”其实,老妈的脸根本没什么变化,完全是她的心理作用。

我把老妈这种情况跟一位朋友说了,她告诉我:“老人有爱美之心是好事啊,爱美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有爱美之心的老人,有生活追求。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满足老人的爱美之心。”是啊,老妈有爱美之心,说明她生活态度很积极。

老妈的爱美之心,还表现在对新衣服上。每次老妈跟我逛街买衣

服,都是兴致勃勃的,逛半天也不觉得累。有一次,我刷到了一个卖老年人服装的直播间,招呼老妈过来看。我俩讨论着哪件衣服好看,哪件质量不错。老妈还真有眼光,她选中的衣服,都很有档次。老妈斟酌着价钱,我说不在乎贵不贵,喜欢就买。老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老太婆了,还花钱买新衣服,不让人笑话吗?”我豪气地说:“您穿得漂漂亮亮出门,也是给我争面子呢。这件买了,我下单了!”

老妈见我下单,心花怒放地笑了。

老有所依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科学锻炼身体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

